

山房隨筆
就日錄
閒居錄
山居新話
遂昌山人雜錄
雪履齋筆記
東園友聞
農田餘話
東南紀聞



遂昌山人雜錄

鄭元祐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山房隨筆（及其他八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歷代小史
古今說海讀畫齋叢
書稗海皆收有此書
讀畫本較佳故據以
排印

遂昌山人雜錄

元 鄭元祐明德撰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暫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敬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至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襁褓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緯史飲食勞苦如平生驕既能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窮士也而兄加禮殊過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賣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宛丘公嘗言爲吏吳下時吳守則趙公諱全也吳方內附頑民時陸梁其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侯必叱令痛捶楚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以繇役受捶者侯必瞑目嗟歎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司屬概可知而侯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勝大臣之所折辱也竟卒於杭時人擬似趙廣漢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泄后謂昨夜夢濟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旨令

鄧往南高峯頂爲勝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惟室吳下曰會道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使問公子靜雷公苦齋胡公紫川徐公子方等皆樂與鄧相過從一日質諸鄧宋士大夫較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鄧固辭不敢答諸公苦強之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元祐於吳下元祐僦屋涖陰時方暑中丞攜小殺酒以相餉遂往會道觀觀道士吳溪西者跋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攜而來吳遂出三四巨軸皆鄉時按察諸公與其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閣公子靜詩詩小序有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常攜爛煮牛腓與謳者同往以從尊師飲酒聽歌玉蘂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網雖甚疏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既相得而治道益不如昔可勝歎哉

宋口故官井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口口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顯不敢僅奏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顯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不樂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者詞臣代言以降制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

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議稿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其父誓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夫。

師其姓者。杭人家。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菴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孫也。以陋故不嫁。而挾嫁。皆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師午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盆如漆黑。無著浼師。令其打一二十。哲那環。師持合至家。剪開。乃赤金也。復裹合。扣無著。以香合金合耶。銀合耶。無著笑曰。銀合耳。師以剪開。合示之。始知其爲赤金。若師者。營利者也。設心若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湖堵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毋汙他人手。行童震懷遠望。有以銀倚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倚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宜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喚兵。令兵人。

持招安榜，而令寺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謁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謁，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元妙觀。杭高士褚雪巖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卽行，一日，尤公單騎一童至天慶方丈，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卒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以平章且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瞽瞍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絲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真小菴，土人羅蓬頭者，非癡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菴一室中，室無坐臥具，惟晝夜蹲地上，穢汗殊甚，而往往能前知，一張其姓者，故宋書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書狗災兩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白曰：「內，張持齋誦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茗荷擊之，竟爲

狗所傷而死。閩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后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予之。馬駿慧，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賈顯已知之，甫出禁門，卽下臨安府獄，而刺雙旗，押付鄞都寨，日具存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於寨村落間，驟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太乙宮，恩賚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蓬頭於全真庵，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迫之，但曰：「問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既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雷巖，齋醮書，宣命截替馬前職云：「雪晴道凍，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筆硯皆凍，不可書。卒怒，摔蓬頭，知堂者勸止之，烘筆硯，爲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爲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缶來，卒擡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真仙，信有先見哉。」凡逐利市人，問休咎，其人將稱意，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已，并衆人，否則搖手，終不爲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地卒。羅蓋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聞止此。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須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曰：「掘墳賊，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甜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

支離叟，卽伯機家所科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騷不能記憶也。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貨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服之。故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取於局。歲禮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亦此之山。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鎗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贊輜。數勇士陸轎離地五六尺。前樹阜籬。列劊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八風。卽剝火轡心。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勾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廟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

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辛之年。馬之月。辟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宛丘公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纜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義興岳君仲遠。父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父與其叔。皆宋京學上舍。家貨產非過厚。而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誠甫先生。蔣泰軒。蔣竹山先生。姚子敬先生。羅壺秋先生。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昏因。當世貴官。如高房山尚書。廉端甫國公。李息齋學士。其從兄李信庭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身與之交。然自至治已後。郡縣狼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爲漢陽縣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鬱鬱而沒。仲遠昆季凡十三人。皆零替不振。回首未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相次淪落。是皆廢與雖有命。然爲官司所腹剝。雖積銅爲山。尙不給。況齊民乎。

金華三胡先生。長誠仲。次汲仲。汲仲。石塘也。最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歿。穆仲子孔章。今爲吳郡經師。汲仲子千里。家建。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入見世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爲揚州路口學教授。師道

甚嚴。繼除建昌教。權錄事司。程書樓學。家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素客於杭。居貧甚。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百作也。後居喪如禮。然所居湫隘甚。遷居寺講道。寺中充當時斯文顯者。鄧巴西康使故毀辱之。由是益下遷。後爲鹽場司丞。就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屈先生爲試官。復來青蓮寺。歿寺中。歿時當嚴冬。尚未挾纊。是日元祐往候之。項可立煮三建湯飲之。猶力疾答揚州盛恕齋書。語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臥榻。卽跣趺坐逝。比斂。顏貌如生。時斂後天台周本心。時爲浙省掾。率學徒私謚修道先生。發軔還建昌。省憲官皆執紼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任者。絕無之。穆冲先生純德古君子。經學尤粹深。有三書辨尙書或問行於世。

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曰野秦不華君。由越守召入爲祕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野君還越。持喪戒珠寺。朝夕臨。屏童血。不脫經帶。家人欲一見其面。不可得也。旣畢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如君者蓋甚寡。今以海寇逋誅。留斗城未返。令人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爲道士。便際遇晉郎。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宏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名士也。晚年尤清勁。旣卒。貧無以葬。王真人者。躬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某鄉之原。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尙歟。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歿。而子瑛駿。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股劓也。貨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刈無作有。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夫容客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齊。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以來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特。蓋所以輸寫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版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皋父先生諱翺。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悻悻。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嚴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道坦、字坦之，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人張一無諱，善六，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以其貲讓，故其家有讓堂。至一無始入龍虎山爲道士，在道派張開府口世孫也。雖已爲道士，酷喜禪學，於是人天日山、禮普應國師、咨稟參決，志堅甚。衆中道表壇簡，不訝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承應尙方，與俗蓋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其徒憎之。先是蘇杭間國師道場，隨處有同參者，亦多留一無，而吳大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爲奏文德先生降靈書以護之，留一無住京師。會吳宗師先病，繼掌其教者惡一無，痛陵辱之一無，懼甚，遂以病卒京師。兩浙鹽運使瞿琴軒諱靈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貲雄爲提舉，遊大滌山，山中人亦富贍。瞿至日，開宴張樂，瞿一不少答，踰數日，索轎登天目，便厚襯飯寺僧。時高峯妙禪師坐死關，須鹿盧挽籃輿，乃得上下。瞿入死關，拜師語之云：爲遊山甌水來，爲生死大事來。瞿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筴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田券呈師，師大怒，叱令速還。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吾苦過也了。今日欲得田造業耶。僧至下沙，以券還瞿。瞿曰：僧輩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爲天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瞿老病，盡遺其婢妾，以貲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飲之，愜然而卒。若瞿者可謂異乎常人者矣。

貴溪祝蕃遠先生諱蕃，里人陳靜明先生於宋陸兩先生同異處，研究得其指歸。蕃遠從先生學，勵精勇

銳一徇世習。以守師說。蓋嘗以鄉舉上京邑。見黜於會試。以學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冤。蕃遠直之。而帶坐監郡。部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愴鬱卒於郡。士論惜之。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而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屋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唐。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謙字自牧嘗往訪胡穆仲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尙未起。柯曰。何爲先生曰。天寒未挾纈。故尙臥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綿襖。尙僵臥在家。杜卽惻然。攜十兩絮兩纈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強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問先生何爲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堅。嘗云某每爲淡朋友炒。也要交他知得。亦有不炒他的云。杜異教能禮賢。而先生清節若是。要皆難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鑒書博士。卒於吳。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其能相人。能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因退樂嫺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懼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四海。李之術亦精。

矣。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中望氣，行臨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辛伍中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衛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翠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溼鈴鸞。童兒膽遣追徐福，癘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刺道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水雲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尙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啓，其如仕山八幕雲南宣慰司吏，繼辟豫湖廣省。士啓嘗言：「其在八幕時，乘驛出鄉某所，三商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窮。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下馬，縶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遑力，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衰人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齋諸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

嘗先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遠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策捶馮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撻。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達達躍馬去。前御史至察院。語同寮曰。馮御史道中爲人所撻。我命捕之。而馮曾不卹。惡有是耶。語竟。馮至。同寮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有。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疏遠下寮。朝廷不以某無似。擢冀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曾有小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同寮曰。繼此有言。我輩得預聞耶。馮笑而不答。已而咸廟陪京。駕下。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古策北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曾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又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富之占亦神矣。此事得於廉蘓公云。

錢唐湖上。舊多行樂處。西□□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僧寺。建宮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夾蘇公堤。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憩息。若夫宮之景福之門。迎真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丹雘之麗。真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於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童時尙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繚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黃雨璫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貲建兩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真珈。既奪爲僧窟。今皆無一存。荒榛滿目。可勝歎哉。